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二

明 錢穀 撰

墳墓

大明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祝公墓志銘

李應禎

國家文治百餘年士大夫進而建功業於朝廷足以震耀當時顯著後世其退而田里亦足以咏歌聖化表儀後學以予所見鄉郡先輩尚多其人二十年來凋落殆

盡幸而有侗軒祝公在今復已矣惜哉公諱顥字惟清始以進士擾行在刑科給事中即取天下事入思慮所建白先大體而畧細故嘗被旨巡察在京寺觀毀諸無賜額者有青龍寺甚壯麗主僧稱受密旨所建不聽奏毀之駙馬都尉石璟持節封荆王妃命公為副居母喪詔奪情起復不行服闋復前職尋陞山西布政司左叅議兼督粮儲時經餘寇大擾公私無積而盜賊嘯聚人相食公晝夜規畫民困以紓暨考滿倉廩有數年之儲

賜誥命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陞本司右叅政公在
晉久諳其俗故治民養士興禮舉義益究厥施初曲陽
臨汾二學聖賢像設猶襲元制公即更正之具文釋奠
以謝不虔洪銅縣有皐陶墓墓旁有祠且隘敝其地里
傳舍一稱以神號無所諱乃命封植其墓重建祠屋扁
曰有虞士師之廟凡觸神諱者一切禁止之澤州舊有
祠祀明道先生公為新之以伊川先生及元陵川先生
郝經配又作二賢祠於聞喜縣學祀唐裴晉公度宋趙

忠簡公鼎其於學校尤諄諄然常舉教人與治人不同貴在隨材成就若強其所難能遣以害之故分别具有科等又以師儒俸入微薄鮮不規求非分致玷名教加激厲焉晉地邊要故所在畜芻茭鄉寧蒲縣介居深山中遠水無為得草其所輸與諸大縣等而平陽乃露積久朽腐莫校遂移咨戶部止二縣之役他所須使於平陽運之人以為便公於刑罰明慎而矜恤之意藹然汾州妖人作亂公聞變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

之至則賊就擒凡十六人而扳援者逮千餘人三司皆以逆黨故莫敢出公曰千人同謀何不待聚而遽發邪吾等既不輯奸於平時又乘亂殺善良重得罪矣奏釋之嘗監決崞縣囚七人二人臨刑獨嗟嘆公急止之因曰吾罪不當死向來官人惡對因徒醜穢動加搒掠求死不可得焉求辯令公仁人也反復加問所以感恩銜寃而發此嘆也公語御史須更審不從公曰朝廷所以命某監決者豈以左右乏聽命者邪正欲參伍斟酌不

至刑濫耳今閑其寛而不之省是二人之首斷於吾二人之手矣為吏當如是邪卒辨出之公吏學甚精律令條例各有據依疑獄滞囚立能剖決按行州縣於長吏獨加之意廉其才具勤慎者異其禮貎以愧其餘道路車馬之間遇田夫野老必駐旌訪問亹亹不倦人皆謂公之為治文而知體者如此公再一報政而年且逾六十矣遂謝其事以歸於是時吳中士林宿學與夫宦遊而休者累數十輩暇則尋山問水擇勝而遊公於其間

廣額修髯眉宇精采而又善於言論出經入傳指事摘實貫串抑揚聞者聳聽間或發為嘲笑緣文反意動成雅謔其文章以縟麗自憙詩亦典贍有思致字愛作行草遠近求者一一皆應之無倦容蓋其風流文雅最為人所慕愛而與人言則皆孝弟忠信檢身接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費聰明強健老而不衰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卒臨終語其孫曰死生之理吾自了然爾等毋得過哀喪葬之具勿事虛文可為孝矣

享年七十有九公之先雲間人有秀岩者元海道都漕運萬户府經歷平江路揔管占籍長洲揔管以下四世皆不仕曰九鼎曰子潛曰景章曰煥文公之高曽祖考也煥文贈朝請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叅議母王氏贈恭人配錢氏封恭人蘇學教授孟書之弟之子初孟書竒公妻之錢氏無後卒主其祀子男一人曰嶽先五月而卒女三人長適劉溱次鴻臚寺序班湯瑄次趙淳孫曰允明郡學生員女二曽孫男女各一允明將以明年三

月十有九日奉公葬於吳縣之橫山屬應禎為之銘應禎晚進且不文念嘗辱公教頗知公進退履歷之槩遂不敢辭公嘗自言吾平生不妄笞殺一人迹公所行知公所存厚矣宜其享有福壽功名始終豈獨其文雅可尚而已哉銘曰

粵惟祝宗受氏以官閩括信歙為族實繁長洲之祝肇迹松江摠管而下乃發乎公公奮高科葢葢厥聲遂登侍從給事內庭允惟出納職思贊襄金冊玉節使命有

光帝心簡注踐兹方岳不矜不驕執事愈恪民有飢饉
待公食之民有重役待公庇之妖人作亂玉石不分公
出一言卒免于焚執德不回當事必競垂死之囚為之
請命曰禮曰義風化攸關彼俗不知視如等閒祠祀煌
煌衿佩鏘鏘弦歌洋洋公教不忘公雖未耄公則知止
曰予歸哉吳門之里老成曰嘻吾今得朋媢學小子考
德是憑公氣軒軒公論誾誾邦之者俊孰居公前壽則
孔高福亦多有脩然告終何德之厚活千人者古謂必

興尚敷遺休大啟厥承

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先生墓志銘

陸粲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蘇遂為蘇人祖顥皇明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瓛娶太學士武功伯徐公女實先生所自出先生少穎敏五歲

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内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染耳濡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羣籍自天官地理釋老方伎稗官禨家皆通其說擷其英華舒發為文崇深鉅麗横縱開合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談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果然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竒其才會修史將名薦

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禨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親為講解遂一變其俗羣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敓為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一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孫女三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

槃礴游心玄間賓客過從屨滿戶外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弆為榮喜奬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禄及四方餉遺輒名所善客與劇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没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宏振猶非其志也所著祝子通祝子褀罪知蠶衣浮物野記語怪蘇材小纂興寧志江海殲渠記合詩文集為數百卷藏於家陸粲

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纘言之士臻於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横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喜龍變不羈大觀逍遥廓然離俗矣語所謂游方之外者非邪先生歿以嘉靖丙戌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横山丹霞隝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綮為之銘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作之其卒敝刓孰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為球鏞舉世振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羣蒙橫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千百年尚靡有屯

祝顥叅政其孫允明墓俱在橫山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墓志銘　文林

弘治癸丑七月九日南京太僕寺少卿長洲李公卒明年甲寅十月六日辛酉葬吳縣薦福山九龍隖之原初

公之卒林以太安人病劇弗得往哭與𦨈既閱月始與
友人沈啓南史明古經紀其家事僉謂公平生學問在
文章而立朝大節則有奏疏宜輯而傳之檢其書笥不
得及訪之故舊家又不得蓋公在官雖多所建白而章
疏之傳錄於人者悉已取而焚之而所為詩若文亦不
存稿曰亦何足傳也烏乎公之所存豈後生末學所能
測哉先是嘗托少宰吳公原博為墓碑比葬猶未至公
弟應祥自南京來會葬謂葬不可無銘衆以屬林遂不

敢辭按公諱應禎字貞伯一名甡其先汴人建炎南渡寓居蘇之長洲遂家焉曽祖仲仁祖士文永樂中士文以名醫薦入太醫院故又居南京考啓明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員外郎母賀氏贈宜人公以宣德辛丑八月二十一日與應祥同生於南京自少警朗攻舉子業即迥出輩流景泰癸酉以儒士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禮部會試中乙牓不就卒業太學文名日盛時中貴人牛玉用事士爭出門下玉雅聞公欲延致之一日詣太學𫐐

姓名索公公避不與見成化乙酉拜中書舍人故事賜

百官燕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上頃歲禮部大臣輒

易其次公抗草斥其非至再語侵大臣大臣竟持其議

既而不樂與同舍之倖進者俱上章乞補教官不許尋

召直文華殿時荊襄流民定居既久言者欲逐之公上

言宜就撫其衆逐之非便朝廷是其言命有司縣其地

壬辰詔寫浮屠書公辭非臣職上章極論其非是忤㫖

廷杖之幾死久之罷殿直癸巳乞歸省祭始居長洲越

四年戊戌陞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任丁繼母陳氏憂服闋改本部車駕司檄督造江廣湖湘馬快船丙午進職方郎中弘治戊申改南京尚寶司卿辛亥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在太僕甫兩月以賀萬壽聖節詣闕下遂力陳致仕還長洲二年卒年六十有三朝廷遣官諭祭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之語郡守洛陽史公鑑特為營葬事公配王氏教諭貫之女翰林學士景章之孫女封宜人子男二系早卒紹貳室顧氏所出令才五歲聘

袁氏女二長適舉人祝允明次適舉人張廷巘公爲人整整精悍辭旨峻重性剛介遇少不平輒抗無所諱避羣坐中發一語帖帖無有譁者與人交任真而有情家貧恒赴人之急給事中方向忤權倖謫官鬻居以往相顧莫敢售公奮然貸而市之弟應房早卒恒分月所俸育其二孤於其外家上交必嚴辨其人而下交卑賤不求備才與行未顯爲廷譽奬掖不少後然接見甚嚴嘗曰前輩自有規度若自降以崇虚讓豈所以教後學邪

公故世家早得接諸先達緒餘尤好尋核故實故記憶該博當世罕及為文簡嚴而則詩亦沉着皆不輕以畀人有所敘述亦未始少有假借其書多所師法而自成家小楷健勁絶無姿媚氣習行艸獨步一時而篆籀之妙尤為得古人筆意造次作簡牘皆可傳精識古書畫購搨名賢畫像及金石書刻不厭勤劇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死之日惟書數千卷而已嘗修輯蘇州志若干卷藏於家烏乎公以用世之才而仕不究其用年不副

其德惜哉林少公十餘歳往來相知逾二十年晚復同官太僕公致政歸林以病告同舟南下由三茅歷張公洞相從甚樂方侍公居吳可以時請益也不謂遂爾謝去遺孤羸然遠近弔者莫不咨嗟流涕少傅宜興徐公自京師遣賻尤厚卹其家而大夫士之稔公者視殮及葬戀戀不忍棄置烏乎豈公有勢與力致之哉銘曰

李公之德惟直自持侃侃廷論不怵于威公之文章亦如其行或嚴其辭惟許之慎内錄皇言出署郎曹表章

令節以莫不優太僕稍遷在公晚歲回翔唯順復不難退挺然偉人言貌惟宣少也師古老而彌堅孰不自見公滅其跡匪事之迂其見之特國之令人鄉邦之師誰不云亡公繇吾思

李應禎太僕之墓在薦福山九龍隝

劉完菴墓志銘　　祝顥

烏乎人情莫悲于生别而老尤甚古有是言也葢暮景之人悲感易集于其親知生别且然而况與之永訣者

乎則吾于完菴之歿何如其情也顧嘗有詩哭之矣幽堂之石尚忍銘諸然念其諸孫懇懇辭弗獲已乃從錢君允言所述事狀書之公諱玨字廷美姓劉氏高祖山甫曾祖彥英以上家蘇之常熟梅林至其祖希仲號南溪者壻于長洲王氏始占籍為長洲人南溪生啟東號梅庄弘毅有謀善繼述闢產廣業延師教子家日裕而聲日起遂長鄉賦為邑望族公之父也母吳氏大行人文華之妹有賢德公自幼秀穎出羣天性孝友父疾晝

夜侍左右湯液之奉浣滌之事皆親之母患疽吮之良愈女兄嫁周氏寡孤無依即養于家買田宅居之復為建白旌其門處弟壁尤篤恩義宣德中郡守況伯律辟名家子為從事召之公曰古者儒吏一途無臧否人抱全材隨其任使奚其擇今業詩書游庠校者為儒執刀筆居公署者為吏所入一殊而相去倍蓰吾寧屑就哉乃自上書乞從儒守嘉其志許之遂入邑庠脫畧故習一意于學甫三歲以葩經中鄉試升太學景泰三年除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公以刑獄重任盟心自矢以父
祖取號之義扁其居曰清白凡夤緣請謁一切謝之莆
田丞某督運赴都侵漁不貲事覺就逮當公執訊亟以
黃金二百兩託公所親朝士賂之公斥去置丞于法居
憂時隣邑無錫令某受賕繫獄知公與當道好密遣人
齎白金五百兩求解公曰若欲雪一已而浼我邪不亟
去當執之于官其操行之潔大率如此而周人之急成
人之美則不少靳故凡平生所知後進名士有處困約

而莫能自振者公皆極力拯之百方周旋務欲其成立因之以躋顯庸者有之其人德與不德于公則未嘗少有德色置之齒頰間君子以是長厚稱焉初朝廷敘公年勞賜敕褒嘉授散官承德郎推封其父如其官母為太安人妻安人鄉里榮之天順間公起服至京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屯田所至振風紀革奸獘羣衛敬憚軍民畏愛之然公雖惓惓職務而雅志不忘邱壑因奉表入朝上疏辭任既得請單車南還送者數千歸

理舊業以營燕休之所于後圃輦石為山引流種樹築亭其上號小洞庭日與賓客故人相羊其中酒酣賦詩落筆如雨而尤工于畫頗自矜惜得其手蹟者皆為寶玩武功伯徐天泉才高當世少可其意者獨稱與公贈之詩曰劉郎詩高畫亦高當代不獨稱詩豪其見重若此郡邑大夫已下咸敬禮之歲行鄉飲則先書敦請必欲得公與席而詩壇文社搢紳逢掖亦推讓之方期儀刑鄉邦而遽焉告逝成化壬辰二月初八日也距其生

永樂庚寅正月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三配高氏子男三正直高所出中貳室顧出皆娶名族孫男七傳傅保侃伸似餘未名孫女十一曽孫男二養女適戴淮卜今歲癸巳十二月初四日庚申葬公金鵝鄉紫字圩之原祔先兆也予與公前後登朝而聯官藩臬晚歸鄉里情好益篤其第去東郭一舍許每入城必過予笑談觴酌留連移時不忍舍去一日謂予曰吾始慕名節乃以節齋自號今欲以完菴易之何如予詰之公曰天完形于上

地完質于下而人受父天母地完而生之宜完而歸之其不然者自斵喪耳吾無似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身名事業庶幾完全而無虧如玉反璞以全其真完而稱之不亦可乎予以其言有見葢晚年益進高遠未易量也今而已矣悲夫銘曰

烏乎完菴素尚名節行高四知藝精三絶鍾鼎弗居泉石是娱衆方馳驅已獨舒徐完璧收光韞櫝而藏我銘孔彰其亡不亡

劉玨僉事墓在金鵝鄉紫字圩之原

感樓賀君墓表

李東陽

姑蘇名勝地代不乏人仕而顯有勲績者不俟論一時遺逸若東原杜君用嘉醒菴陳君孟賢味芝陳君永之感樓賀君美之輩予不能悉也數君者相繼淪没賀君差少没亦獨後予聞其人于吳春坊原博陳大理汝玉劉侍御與清黄進士日升君配王氏之葬嘗致書請予銘及君病其子慈輩復用治命遣人上京師徵銘原博

而以墓表屬予予雖不預識君而君之屬我厚如此予亦不能負也君真確不浮善剖析事理尤精計慮每臧否古今人物皆有分别儀貌修古衣冠整潔恥與世俗士相溷為文疏達簡質不事鈎棘往往為騷人墨客所稱與郡大夫有所纂述亦禮致之鄉黨後進執經請業者甚衆嘗為無錫縣所薦以非本郡不應例而歸家貧初不免凍餒每有所入節不妄費中寖裕久乃益饒屋宇田壤具有成緒傭人佃夫各効厥職然跡其所為計

銖兩明當未嘗羸取過致雖出納酬酢不廢觴咏蓋于此有餘力焉子恩以易學舉南畿鄉試第一已有名益教之不厭未嘗挾以夸人家既盛大訓子孫每舉貧賤時事或以故物示之曰今已倍此毋忘也然拯窮赴急義所在則亟為之有弟庸遇之殊厚教其二子意愈若已出又有族人在湖南亦取而鞠之其他所為悉稱是烏乎自薦舉法行有司每盛為條格以杜私倖蓋于勢有不得不然也有如君者顧以例格之不得一命以歿

法固使然邪予方有感于斯因敘君事俾表于其鄉與諸君並傳焉君諱甫美之其字始號恥軒後更號感樓人稱為感樓先生其先自蜀徙蘇之吳縣大父大理評事諱賢嘗為江陰訓導僑居江陰考諱宗振娶薛氏及君壯始還吳遂定業云子四慈恩息應應早世女一適沈堂孫五牧收放改教孫女及曾孫各一君生于永樂乙未二月二十一日葬吳縣先墓其地曰胥臺鄉黃山之原以王氏祔君遺使時病已劇尚未屬纊故虛其卒

葬屬慈補書之其卒以弘治庚戌十二月十一日葬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壽七十有六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官兼修國史長沙李東陽撰并篆額奉議大夫大理寺丞同郡陳璚書其墓志乃吳寬撰

解元賀君墓志銘　吳寛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嬴然望之可驚予掃一室使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為書報其家其兄慈冀

得一見也不一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矣且死
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可執筆為吾書所以告吾父者
予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顧其子放姪收曰其善藏之頃
之脩然而逝烏乎惜哉君諱恩字其榮姓賀氏其先蜀
人也後徙于吳曽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振父美之
皆儒業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為童子時用其父教力學
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為之說下
筆平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

試禮部以病不果後凡三試輙屈然其業益精名益著嘗入太學祭酒司業期待者甚至與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為不可及家居學者爭集其門終日懇懇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凡若干人遂以易師稱吳中為人喜辯説是非無所徇于人人以其中無他也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稱者多矣君初以兄之子放為子後得子曰改女一人皆幼其娶吳氏也生于正統已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

十月三日年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還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先塋予固與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也然彼徒有之者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此耶寧得爵位邪況彼亦終死而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爾為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勞苦倏舍予兮誰即形慘慘兮魂茫茫藐藐穉兮在吾側豈乘風而反旆戀吳山以為宅嗟死者之紛紛奚名譽之籍籍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嘗聞君維安此兮無怨見臨絶之云云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乖願乎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斯壙兮尚永閟乎千載

賀甫感樓及其子解元恩墓在黃山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吳寛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留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絕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字永之少孤鞠

于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牓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荆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武陽先生精于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為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為多在武陽時巡按御史會兩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為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教授也章三上

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衰年近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送之而諸生留之不得尤以為恨蓋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為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肯為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為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棄不取初至荆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為公汚竟

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遂不容見或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于信義久而不變其為文章平實温雅詩亦清切無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錄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别號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夢

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顒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于先生聞先生之歿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言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于表而後著將以是為廉甫復然念予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頎訓導墓在高景山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志銘

吴寛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為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于條教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

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葢更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咸欲誣其以公錢入已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為意事遂上聞詔大臣𥟖治邢公對簿力辨公嘆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比皆坐除名于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寃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朝廷

一旦辱二大臣去之如反手又為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夫人錢氏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實九年二月壬申也公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曽大父賓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方幼稚編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為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

有高質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為文章輒有奇氣
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篚而歸晝夜誦習卒棄其學
而歸于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順天府鄉
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為李忠文公
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
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
巫閭山還充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英宗復位奉使朝
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選

充東宮講官六年主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奉詔教翰林院庶吉士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為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為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歿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于官既而得吉

賜歸葬其父于鄉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為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食肉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朝廷方修實錄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止好藏書幷古書畫器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使以妓女侍公作詩却之夷人敬歎至板刻其投贈諸詩行於國中其為文才贍而氣完所著號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至臨摹古人真跡殆不可辨配錢氏封

孺人賢而有内助功公無子子弟之子洙先卒三女長適湯璧次適范輪次許適邱某而夭孫男一人曰柢公之葬蘇守鄱陽邱侯時雍實經紀之而墓銘顧未之刻寬則有罪焉蓋寬少遊於公之門不以不肖每與進之令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獨無一言以下慰於九泉乎為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狀自我得之或以人喪我力可為人不可知終焉面目求無覥而公則其人進退自適公議

未忘則我籍籍此兗可置彼惜孔多歸全一邱其如公何

陳鑑祭酒墓在伏龍山

王葦菴處士墓表　吳寬

長洲之野有隱居讀書曰王葦菴處士其諱錡字元禹葦菴其自號也家世力農吳人因其所居稱荻扁王氏處士自少軒然出羣從中長益好學自經傳百氏務徧覽尤熟於史凡先代事非特善記憶而已考其得失善

惡以求其興衰之故自謂不易其言對客談辨輒觸忤人惟其性剛直以為言銜於口不能茹雖致人怒亦不暇恤平生有所見聞既筆之不顧忌諱號寓圃雜記蓋處士好從先生長者游又婦翁為劉草窻草窻一代詩人也居京師博學多識故處士得其議論尤多宅臨湖彌望皆田園而堂宇静深間以嘉樹窅如也性不飲酒客至必款曲時出詼語以為樂或放扁舟出沒汀煙渚月間往往賦詩寄興一日詣毘陵訪親友顧上錫麓入

荆溪遇山水佳處輒盤桓逾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用頼母滕氏守節以教滕氏固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日去左右其孝足稱也友其弟鉦鉦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故居蕩然卒盡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之力也弘治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日其二子洡汶遣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編同至予少識王氏昆仲後皆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

弟陳留令抑夫歸然存耳洣復與予從子奕相好因以此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為人豈待此一編而後知邪噫望蘇臺之白雲瞻茂苑之喬木故家舊俗猶有存者獨清逸之士所謂歸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為慨然傷嘆書此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爾

王錡處士墓未詳

宿田翁生壙志　吳寛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旦即病不起何

如盡預備所以藏吾身者於是治棺棺成又曰盡預備
所以藏吾棺者於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志
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乎則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吾故
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為
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賴先母張孺人撫育之如
己生而叔父府君更憐之稍長則為擇配以家世業醫
也命從從兄梅窻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蓋吾之
于醫雖不能過人然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

有厚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禀介直與世多忤故雨以醫薦皆沮於人且愚不逆詐至於囊橐楞然此皆區區置之不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於有司蒙恩旌表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田必立條約以示后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山水與名人勝士杯酒咏嘯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曩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於京師先生高於醫得盡傳其秘為

達者薦授崇王府良醫而吾晚年卒賴其祿養比又為吾入粟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孝不忍違也吾娶張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鋆次鎏次鏊鏊庶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者隘始卜葬雅宜山鳳字號而虛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地也吾平生大畧如此惟托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幸甚予與翁别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

事侃侃無所畏忌及漸老癯然一醫吏謹厚靜默可親今得其書其言真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誇詡而考其行無一副者豈不賢甚矣哉於是志之韓之先出安陽為宋魏國忠獻王之裔世有顯者至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於醫傳其子曰公望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並以醫事太宗文皇帝最見寵遇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尚廣娶喻氏生翁而為伯濟後伯尚實教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別號也以永樂辛丑十月九

日生壙成於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志

韓襄宿田墓未詳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　　吳寛

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原已院判卒於南京後二十日訃至士大夫凡識原已者咨嗟之聲相屬至有垂涕者其不識者問知原已為人亦曰是宜悼惜者之多也當其病甚亟欲歸吳中一見父老竟不及行而卒於是其友李貞伯為治殮具後五日子婿陳鍵扶柩至家又七月

將葬於吳縣沙涇村以宜有文表其墓也陳玉汝則請於予烏乎予與原已有交親之好非淺其文豈待請邪第有不忍為者然度原已望我者在此乃卒書之原已初名經更名京後又更名庚號菊田幼即穎異從塾師學書落筆有法而詩則得於舅氏閻邱賓用之教為多迨長益好學每夜五鼓輒起誦習居諸生中如無能人及見其述作知其所蓄充然也家本業醫不欲以醫名然醫亦無所不通又閭巷之士爭為舉子業多取科第

顧獨向古學殊無羨慕意蓋將隱居養親以終其身知
其才者則謂原已當自見於世無可泯焉一日太醫院
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已名非所望也時太守
邱公方請修郡志原已始乞入學就弟子列冀免不可
得被迫遣上京人知其為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
禁中典御藥及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
益老無兄弟侍養戀思無已遣南京鈌掌院事者衆推
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壞醫徒散逸空廨數間

而已原已慨然欲復舊規修葺一新藥餌畢具初其下習為縱弛多怨言既久見其無私始皆嘆服無敢弗執役者原已為人慎密清雅狀貌癯然視之如懦夫中實剛介不隨其擢居南京官亦美矣一旦意有不樂即欲引去人力勸之而止平生動作不苟雖簡札細事未嘗草率性喜為詩與知己者酒間賦咏終夕不倦其摛抉古事敘述人情平實深秀語多絶俗每為詞林諸公稱賞其自處歉然不以為能也然與之交者則慕其賢

非但以詩況醫乎哉其醫既為餘事至視人疾用藥必
謹不取其酬故獲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為能周之先鄢
陵人也從宋南遷有為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為吳
人自宋歷元代為醫官高祖曰繼周國初光澤縣學訓
導曾祖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鼎尤深於醫父南承其
業而名益著以原己貴封院判母閭邱氏封安人原己
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寺丞顧本女封贈並安人一女
陳出壻即陳鍵其卒也年甫四十七烏乎世未有不死

者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蓋非特以不壽以無子嗣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夭或無子若其父母皆老而衰相視焭焭則生者旣無托然後知死者之可悲也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於人而致人爭惜之其名彰彰於世身歿而若存家斷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蓋繫乎天者無如之何亦惟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知原已葬於是者尚相與護其墓也哉

周庾院判墓在吳縣沙涇邨

福建提刑按察司陳公墓表　吳寬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南乃獨為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蓋聖學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今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

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藴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然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事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視朝之暇命儒臣講説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謂道義之可遵孰謂嗜欲之可節孰謂忠賢之可親孰謂奸邪之可遠孰謂民利之可興孰

謂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有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皆叩首為婉辭以對且謂祚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也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縶之獄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於

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幼即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為政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按察司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户至則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為講説不倦凡十年仁宗即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遭上晏駕不果

用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權貴為之斂跡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岳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卹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獘即日禁止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功役者受瓜洲人賂不深疏浚所致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

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言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監務建明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法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恨附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嘆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爾令實診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亂變成法罪大理官依阿宜并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為戒秩滿

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民不知勞衆為紀功於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時公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且習閩事強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早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茍有所見不敢不

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因數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公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公去而亦為榮之公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為事蓋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桃花隖之原配夫人王氏子男一曰寧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某次適太常少卿凌信孫男三曰懐曰悅曰怡悅郡庠生女一適曹鎬曽孫男三女二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

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
時兩值鄉試如湘陰魯文莆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
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
義為學之勤蓋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志家有傳
墓銘可以考見寛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
應禎之狀節其事行之大畧表於墓道而復系之曰烏
乎公乎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致
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蓋方脫均州之謫士之厭窮阨者

莫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獎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於一落第不偶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剴之而氣愈壯摧之而節彌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僥倖苟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翰林院

修撰承務郎郡人吳寛撰

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陳君墓志銘

陳頎

君諱曰寧字曰以道氏曰陳蘇之吳縣人也父曰祚仕受福建按察司僉事母曰王氏僉事公初由進士拜河南布政司參議君生於任所公以事落職謫居均州太和山十年君從公口授孝經論語即能記誦不忘宣宗即位起公為監察御史上疏請即經筵講明大學衍義

用䄇治道忤上意拘繫獄詔併籍其家君在獄四年備
嘗辛苦英宗繼統復公官釋其家屬君始得從師授易
經習舉子業業成屢試鄉闈不第景泰初應經明行修
之詔授徽州歙縣儒學訓導歲丙子丁外艱天順庚辰
改任真定武邑縣學未幾丁内艱甲申改順天之昌平
成化己丑秩滿陞唐府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在任六
年年六十以致仕請賜告歸歸四年以疾卒卒之明年
葬於吳縣之桃花塢僉事公墓次永樂丙申十一月二

十二日君生卒以成化己亥九月四日葬則庚子三月

十六日也妻曰徐氏子男三曰懷曰悦國子生有祖父

風曰怡女素清適舉人曹鎬孫男三冠炯冕女二君長

身修髯動止莊重雖燕閒獨處亦欽欽自持羣居則議

論侃侃可否是非無所阿比戲謔之語不一出諸口淫

哇褻嫚之音妖媚豔冶之色不接其耳目以誠思自號

晚益安於素履故又號曰靖菴君學熟易詩所為詩文

必以理勝不尚藻靡歷任三學教人有師法多所造就

其為宫臣盡心啓廸至於厚倫理崇節儉尤極懇切王深感歎而嘉納之君之將還留之不可得既還猶遣使存問於家君孝於二親居喪哀戚踰禮處羣從兄弟極友愛嘗曰昔同患難今何敢忘臨終猶以為言其所存可見矣治家重禮法一遵僉事所定而奉行惟謹故其内自閨門以達於鄉黨邦國無不感動焉人以僉事有後信哉將葬懷等以其門生王浩所為狀乞銘予知君者跡其平生與狀有合遂次第其行已而系之以銘銘

曰

憲臺之節挫而弗折名奚可減王門善述不世其職而世其直辟雍復起將復其始悦乎其族

故僉事陳公修墓記　　楊循吉

皇上龍飛弘治之元年覃恩海内凡古今名臣歿而有聞者詔悉修治其墓於是吾鄉故福建僉事致仕陳公卒葬於吳山之下且三十年其孫太學生悦以其平生履歴白諸有司應詔如例衆言僉同且稽之大明一統

志而公忠義事具在列事遂施行其二年三月墓成孤
賢既逝塋寢再光明天子之賜及於幽淪若是其大也
公永樂中以進士拜河南參議流謫十載復起為御史
有直聲累以言事被罪瀕死卒不變逮事四朝皆得蹇
蹇匪躬之道孔子之所謂剛者公為得之夫旌賢表忠
王者所以率天下之大政也公持官清苦葬之日掩穴
而已遺孤奉家法守寒澹業無所增歲時上冢洒飯坏
土取不鈌為孝安暇致力於幽堂之飾耶故有狐狸荆

棘穿鞠而不免使人過而涕之曰忠廉吏身後所得若此則孰肯相率而為善也仰惟皇上始登大寶即下明詔及兹事公得首先蒙被賁於泉壤豈惟子孫之榮將服官之士莫不踴躍思報惟恐不及焉悅感上恩德不能忘因請刻石墓道誇示來世敢拜手而為之書云

陳祚僉事及其子寧教授墓在桃花塢弘治中詔修其墓事具楊循吉修墓記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墓志銘　王鏊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卒十月四日辛酉葬吳山之上金原壽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十年無敢決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之民李銜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時李為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邪即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鬻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

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大父諱某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為曹白晝摽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酋厚

遇之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軍御史大熵酷虐蔓引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胥擊之而為歌謡以頌公公所至興學奬士見韋素有文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娶吳氏繼邢氏子豸年始十二女適烏程縣學生嚴統銘曰

噫嘻冷菴唯義之耽惠文峉峉孔允且直官詘名振孰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烏乎逝矣傷如之何

陳琦副使墓在吳山上金原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志銘　王鏊

弘治乙丑冬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致仕歸吳明年正德元年九月十日卒於家又明年其子鎡來京因請予誌其墓烏乎往年吳文定公不祿今茲公又逝平生交遊存者其幾其尚忍銘之邪其尚忍不銘邪公諱璿字玉汝世家長洲之陳湖大父諱子富考諱孟善

皆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母錢氏累贈淑人公積官自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刑科左給事中大理寺左右寺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階通議大夫嘗以給事閱實湖貴邊儲以少卿出按湖藩刑獄以都御史檢周府莊田又按吉府獄事前後董舟師於江上享年六十有七墓在隆池山之原葬之日為丁卯歲十二月三日配嚴氏封淑人子男四鎡鑰鍵鋘女二孫八濤淳津汸

渶泓洵汭曽孫四公體貌修聳不數吳産少入郡庠生已頎然出其輩類成化戊子占應天解額戊戌今少師李公同考會試得其文知其爲奇士也置之高等遂被選爲庶吉士時文定公在翰林院聲稱籍甚公初與同席研遂屈己師之相與劘切爲古文詞公質若重遲而思致獨遠不肯爲尋常熟爛語始務奇崛卒造平淡時輩推之爲言官隨事獻納務持大體不沽激訐名妖僧繼曉事覺法司當以常刑公言先王之制爲奇技淫巧

以蕩上心者殺法司當非是於是曉竟坐棄市尚書何喬新等皆被詰責待罪有中官搏近臣於殿陛間公劾之兩皆坐黜又劾寧陽侯陳輔諸不法事卒奪其爵在大理以儒術飭吏事平反唯允初周府庄田與民田相淆累歲爭不決時河南諸當道意在民也公往履畝具實以聞詔歸之府於是始忤當道意其董舟師也適劇賊施天泰出沒海上大肆剽掠東南騷動公引兵會魏都御史紳於海口賊已斂氣仍諭以朝廷威信向背禍

福賊遂挺身來歸東南晏然衆方多其功久之海上餘孽復相煽動言者乃咎公與魏不當受其降會今上初言路大開言者紛然猶尚以當道故也公不辯遂引疾乞致仕詔許馳傳以歸明年即其家賜緋袍白金以平賊功云烏乎公之檢田也所持者忠其受降也所存者信而每不為議者所與夫忠與信非所獲罪也公又何慊乎其亦命而已矣於人何尤焉銘曰

誰謂吳遠而多文學公在諫垣其儀濯濯乃平邦刑乃

持邦憲出入踐更吏以儒緣世方疾驅吾獨委蛇吾自吾信哓哓則那退處而休孰怨以尤琢詞玄石以昭於幽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二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三　　明　錢穀　撰

墳墓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志銘

胡纘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澂玉潔蔚為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為禮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

致仕維時京師士大夫見公之歸無留資於橐無田廬
圃墅於鄉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無毫髮顧藉心
爭挽之不得莫不交歎以為公真賢遠於人歸而致苦
食淡寢臥圖籍與相婆娑嬉遊屏車斥騶埽迹公門以
著書為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餘年嘉靖
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年六十有七卒
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年
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屬守吴得與其凡役事

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乃不獲辭而爲之志曰都氏之先爲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爲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吴縣南濠里曾大父文言大父彦和父卬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羣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絶意進取名聲大噪吴下廵撫都御史何公其提學御史林公其重其名强之應舉公乃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己未第進士甲

子拜工部分理器皿廠廠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
會計大小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四馬入廨自齎
米蔬廠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
曹何敢汚我已而廵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
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虞
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夷入貢使者
充館公宷遠有道國體以尊慶陽王妃應册封公副崇
信伯費公㫖往使之贐以腆幣拒弗受便道覊終南巔

尋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詩倘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玉壺氷聽雨紀談藏于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賔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縷琳琅云距其生為某年某月某日配徐氏封安人先卒子男二元翁次翁俱府學生女二嫁太倉州學生陸之箕

太學生陸采孫一曰祖齡維公束髮好修舊師古人完德遂學星列海内受知兩朝贈貤有赫風流儀矩興懷後賢雖老於食貧不可謂不遇也是宜銘銘曰

羣鳥爭鷙鵷雛乃騫炳其五色羽儀翩翻覽德而下終息丘樊矯矯太僕光耀璵璠蟬蜕污濁霞舉雲掀獵精吐靈綜古立言飲水飯蔬清風洒然代有作者興懷文園

都穆少卿墓在花園山

唐子畏墓志并銘

祝允明

子畏死余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絶穎利度越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為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妄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

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違父旨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歿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令徒籍名泮盧目不接其册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墐戸絶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

謂四書者緒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録為
第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有郡富家子亦已舉于鄉師
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塲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
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敕禮闈令主司不得閱
此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
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
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跡
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

浮洞庭彭蠡楚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瘉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等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没其於應世文字歌詩不甚措意謂後世不取在是見我一班而已矣奇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求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

寄遐邈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趨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予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娼疾者先後有之子畏冀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菑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近伐漆近割害雋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靈大畧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

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寃宜如何已子畏為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肻為鍛煉功奇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濃麗既又倣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葢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邱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

橫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放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兆率兮猶俳佪星辰上下兮雲雨滙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穟孔翠錯璨兮金芝歲䕤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

唐寅解元墓在橫塘王家村

徐昌國墓志

王守仁

正德辛未二月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烏乎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顔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顔子最好學精力瘁焉夫顔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黄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飃飃以夜出

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鴟梟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敝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詞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

悅之遂究心玄虛與世澹泊自謂長生可必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時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𥨊黜昔旨而游心高玄塞兊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兢兢於世者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

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耶抑又有所秘邪夫
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罷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
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
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
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罷為偶矣而固
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
外皆性也隱微寂滅皆心也存心知性順夫命而已矣
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

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凘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裔其家事其長子伯虬

言昌國垂殁整袵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
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
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
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
則憾焉臨没之托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
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
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
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録古

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早攻聲辭中乃謝棄脫淖垢濁修形煉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琢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志

徐禎卿博士墓在虎丘西麓

彭寅甫墓志銘

文徵明

彭君寅甫以進士出知湖廣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其家人曰吾行服官政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溷我遂單車至縣縣屬荆南連江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披抉道利悉意拊循稍以經術緣飾之誕章敷化朞年而治咸然軌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拘一時文法吏咸憎疾之而君不顧也會枝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故無兵倉卒不能拒盜遂執君讋之以刃不屈搜其橐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帑藏所有燒刼略盡矣詔督捕定罪

盜既得而贜鏹無獲法得不問而素疾君者從而媒孽之坐不戢盜鐫一官左除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蛋䅐居谿獠峒猺乘間時時竊發君至而隣境已為賊據節鎮大臣方事招來而夷性險譎不可擾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蹻捷阻險乘高出沒不常官軍轉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平民被誣者掠訊成獄付縣杖殺之日以百數君既不義

其所為多不承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剝斂以殉用是積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据摭無所得乃以情溺不勝任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軌不與流俗競相還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為論著亦往往賦詩自悼然皆不以示人或時飲酒酣暢輙復埋詠意淒然若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嗚呼悲哉君性質朗融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苦自將能以志帥氣既通諸經又貫綜羣籍揚搉探究得其雋腴發為文章馳特奔放頃

刻數千言而辭旨精詣若出鉶鍊激卬蹈厲以古人自期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十始領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庶有以達其志也而連宰二邑皆值僻遠方以排難折衝從事而剛方直致與物齟齬竟連蹇骫骳以死凡其所負卓越之才精深之學與夫名世經遠之圖曾不得一試而世竟莫有知者嗚呼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貲甲於里中君既仕顯而先世田廬乃復加損其貞白之操有不可誣者

而世之人顧以官薄不逹議君烏乎君則何罪哉君諱昉字寅甫其先清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籍徙隷蘇州衛遂居蘇之長洲曾祖仲英祖斌父至朴母某氏君生成化庚寅正月三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年次科女一人適國子監生劉遺明年庚寅葬吳縣龍池山既而墓為水所囓嘉靖癸卯某月某日改葬長洲縣九都某字圩

銘曰

氣則奇亦昌于詞而不利于施甫引而馳端厥綏中蹶以違吁嗟彭君其命之罹邪抑有盭於時邪

彭昉知縣墓在長洲縣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　文徵明

余友王君渙文通判嘉興府之三年改涖東川軍民府東川在蜀省在烏撒之西本烏蠻閟畔部去京師萬里夷獠雜居雖名列郡特遐方一聚落耳君起儒紳通侻夷易居官不修章程不能曲事上官深文苛禮有所不

屑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挂吏議乃以逋慢易置之實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歎曰吾誠不佞未嘗罔天與人而得是遠徙豈其命邪雖然吾行且暮孱弱之身豈復堪此遠役遂卧不起未幾竟以疾卒烏乎傷哉君正德己卯以尚書領應天鄉薦試禮部數不中卒業太學嘉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興受任督賦嘗一再攝縣及轉輸綱材皆能其職卒年五十有三嘉靖乙未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

別號墨池子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
父諱銘母陳氏君生精悍穎敏少則勵志彊學既選隸
學官益事精進刺經推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羣籍咸繹
而通之鑄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語而含咀英華經史
錯出緯組爛然人讀之刻深艱棘若出鋼鍛而君頃刻
數百言操觚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
奇雋矣尤工古賦得漢魏遺意詩宗白傅晚喜陸放翁
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拘體裁而奇思奕奕始在

庠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喧動吳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區制舉不足取也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碌但已厄於時命僅得一郡倅潦倒末秩卒困頓以死嗚呼豈造物者有所靳耶抑有司之失耶君高朗濶達而舉止踈慢不事矜持出言無所顧藉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被中傷蓋亦以此然其中實無崖異推誠投分簡而有情内之族屬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十年知君尤深及是埜

其子遂以吴學生陳君曉所為狀來乞銘君娶郁氏先卒子男四人庚壬已戌女四人適沈大謨顧僎范善政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月廿有一日墓在武丘鄉銘曰

維材孔良德藝其章既騫用揚而弗利於行維坦有夷弗失其馳迺躊厥濯蹶辵而違而顛蹶以跱吁嗟乎其時兮其數之竒兮

王澳通判墓在武丘鄉九都廿三圖

郭子墓誌銘

蔡羽

郭子諱邰字漢才世為蘇之長洲人入國朝族始大號車坊郭氏六世祖彥珍三傳至用行用行生汝文汝文生謹儀謹儀生郭子邰母張孺人為雲南按察使虛菴公女彥珍號惠寧以善行高於鄉鄉人德之稱曰惠寧長者汝文號絅菴有操行敦修禮文益開厥家以子貴封太常寺典簿謹儀由鄉進士授南京太常寺典簿加文林郎聲稱籍甚方擬大用在任三年遽引退陞鴻臚

寺丞致仕人歎其高郭子之生敏而嗜學自幼不為嬉戲父之官太常也以郭子從時始數齡已有識度父知其不凡令遍從文章鉅公用是蜚日益充歸遊郡庠郡弟子咸推之御史院試輙居一等與太原王寵齊名意高第不足取然亦累蹶場屋郭子則益勵厥志以古人自期追德業有成渾然不見圭角然其中燦如也時衡山文徵仲濟陽蔡羽年皆倍郭子愛其早成與為忘年交嘉靖壬午秋試復下第遂病不起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卒以郭之系德鴻臚公之不盡厥用郭子克讀其家書治二經文為時式由是以顯厥家壽且有後豈足多哉顧皆無之淺薄者出輒第澤未厚者顧禄且壽由此觀之天果靳於善人否耶郭子篤倫理絅菴之喪嘗佐鴻臚公治之斂葬合禮及嫁女弟所以代父母經畫者亦允內外之情平居語不妄發遇事出一言足以斷可謂沉毅明慧之士配徐氏為天平山徐守耕之女無出卒之日以從兄受益之子為後名曰緒郭子生於弘治

壬子十月廿一日距卒三十一年鴻臚擇以卒之歲十二月十二日葬吳縣至德鄉博士塢先塋側委銘焉陳子道通為狀受狀敘之銘曰

孰俾爾完孰鍾爾全謂天匪厚於人不然指取功名赫興厥宗中道則僨胡弗竟從跖顱宜延顏顱宜折謂適其嬰何昭何滅於乎古今旦夕孰為不朽念彼哲人瞻彼靈阜有烈耿光上映箕首

郭郤秀才墓在吳縣至德鄉博士塢

王履吉墓誌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輙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籍甚隱然為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具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踰之盖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

所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丱角即與余遊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盖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遽疾而死也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儁造選隸學官婉聲儷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盖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輙斥而名日益

起從遊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而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韞藉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喧閙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

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語言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悦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研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裀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某年月日塟君於某鄉某原

俾儆明為文君諱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皆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享年四十歲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銘曰

維慧而明亦藝而貞胡不潰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王寵太學之墓在武丘鄉某原

張太學子饒墓志銘　蔡羽

蘇郡東城張氏之盛四世矣景暘翁爲菊泉封君父富而好遊遊於燕山時諸雄賈角立法書圖刻名器珍玩狼籍大都者持入諸賈人家不省景暘具精鑒善甲乙之故張氏世擅博古多文之譽景暘三子菊泉居仲賞鑒視景暘子孫因是薰炙品藻致情焉夫人情莫不各有鍾不能於經書圖玩諸無賴將靡不至人皆曰張氏遺善并是以遺何如哉菊泉五子獲交者子京子侯子

饒子京為吏廉能累官至光祿署正菊泉所由受封者也予饒名㴬太學生以履行雅素受知於前後大司成其遊太學也為嘉靖戊子聞時分宜介谿嚴公大整學規積分考行升舍于饒以行得上舍未幾汝南林公四明吳公咸申前法于饒連以行最居上列故諸公喜之名置左右親為解疑惑造就之意不淺辛卯選試順天不第同遊重之然已瘁于學至矣已輙告歸省初予饒在本郡學人已多其雅尚師事今太學湯先生子重交

遊予輩故文太史王履約履吉比予咸獲造其館諸往返無他俗談請其圖刻寶玩過目輒生古氣見古人精思前代制作坐輒移時日間陳佳章箋札請題識故友人從張氏往返若入一古藏因於淛也生于弘治乙未八月十二日卒于嘉靖癸巳八月十三日年三十五母吳氏孺人菊泉嫡配同日封自光禄至子饒為一母先娶許氏有賢名先卒繼娶陸氏生二女卒之日菊泉命子侯之子賢為之後名曰公椿公椿聘熊氏女許陳與

立次女許石坊子饒性敦孝吳孺人苦多疾疾則子饒
侍藥不暫離側又善開母懷故孺人屢病瀕於危竟享
高壽處兄弟咸篤友誼能書亦長於歌詩歸省日别購
一區宅因廠園池輔以樓館曰庶可以奉二親苟遂吾
養吾志畢矣未究而卒卒之三載光禄君居母艱其冬
大營葬與子侯協卜隨太孺人同日舉喪盖十二月廿
一日合前室許氏之宫也先期光禄以書授南翰曰弟
㴱生嘗辱諸公教亦嘗用力其間若槩泯不傳恐向上

者無以勸諸公辱教亦空言矣汴憐其不瞑目也敢以志瀆展其狀則湯先生所為也因嘆曰父兄師友父兄之言豈無故哉為志而銘之銘曰

好修虔虔躋于儕輩宜爾家庭孝于弟弟舍遝羣公克念克類師與厥進友尚厥志肯構肯堂迄我養事為網不臧報或不至回凋跖榮天道奚昧兄哉光祿遺書哽嗟野有簡青不背于師不間于家無忝厥生沒有榮加勿慼下泉石言告遐

張洲子餞墓在五峰山博士塢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盛公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有三日前都察院右都御史吴郡盛公以疾卒于家訃聞詔下有司俾營塋事賜諭祭者再公仕弘治正德間以剛毅廉循著中外蓋自弱冠筮仕郎曹即能抗捍權要得罪貶斥一再下制獄皆瀕於死頼朝廷仁明得不終棄再蹟再奮卒至大官

凡所臨涖輙著茂績振風紀而軌法緒正益厲不貶以故崎嶇輾轉多所抵冒而豐功盛烈往往敗於垂成卒坐癈以死一時輿論於公有遺望焉嗚呼惜哉公諱應期字斯徵别號值菴裔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吴江令居郡城歷元至國朝衣冠不乏高祖啓東以儒醫際遇文皇為太醫院御醫特被龍眷曾祖俶不仕祖昕父瓘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朱妣胡繼妣蘇俱贈淑人公以弘治癸丑進

士釋褐拜都水司主事奉使泣濟寧諸閘節適限列啓閉有時公私舟皆以叙進官舟或挾私貨輙没入之道路恐恐相戒莫敢犯而中官大不便之時大璫李廣方貴幸用事相與流議中傷既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為大不敬逮公抵罪鐫八階謫受安寧驛丞安寧隸雲南荒遠非人所居久之稍起為禄豐知縣禄豐古之禄琫烏蕻蠻所居剽悍梗化前政往往寇賊待之公不鄙其民誕章敷化納之仁軌民用歸集而盜亦敉寧風聲所

被洽於隣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任督賦輸將摧會咸有法程而鈎稽宿蠹民莫能謾民歲轉輸松潘往往破産不足更費公審情道利番休而節適之事節而民不病丁父憂觧官道陞武昌府同知正德巳巳服除改長沙專理精籍秉公軌法不事鈎摭而弊為之清郡中王府官校及衛所餉給多為奸吏侵牟官軍坐困或出怨言會公攝郡程督吏胥稽其出納叅合分劑得其利弊所在遂推行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俄陞雲南

按察使僉事歴按金滄洱海諸道擿伏省微所部職辦其屬景東諸郡皆土官世襲梟獍桀敖王法有所不治公皆以正臨之莫不偃帖向化知府陶某父子讎怨而奸人實構其間公探得其情縛奸人寘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郡所為多不法而其子朝鳴尤陰狡湛惡椎剽圉奪民甚苦之朝廷下所司究按咸憚公不敢行公方入賀萬壽當道議留公公得留疾馳就按之出鳳不意母子震慴伏謁輸情公

因簿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還所奪於民時鳳氏方盛公慮其後必為患請降鳳秩設流官制之奏上朝廷重於改更事格不行鳳後卒叛如公言時鎮守太監梁裕驕蹇侈汰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不令得肆省内諸銀礦歲有常課裕擅為已有朘剝苛急民不堪命或緣是賊殺啓釁公議建封禁以絶禍源實抑裕而奪之利也故裕銜之時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與公協心制裕裕因並奏三人誣以他事悉逮下制獄鞠訊憯毒張竟考死

獄中公益不撓諸大臣言官交章論救會乾清宫災遂得貫赦前是公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遂陞河南按察使策惰警頑風采益振太監孫清欲攬事權擅理民訟民或乘藉為奸利公面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婉孫不能堪欲遂訐公以事公不為讋而孫卒亦莫之能為也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轄多循默遜權公展釆錯事無所避遜時僚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而公披決敏利案無留牘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身名

所繫不可已者故雖嫌於侵權有所不顧戊寅陞陝西左布政使時鎮守太監廖鑾陰賊强禦恃有内援縱横省中諸弟姪席寵翼奸贓賄狼籍動以上供為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剪除之一切横歛皆格不行又不隨衆加禮廖滋不悦思有以中傷之先是有言督造織罽其費鉅萬廖以檄公取直檄文嚴峻實以嘗公欲因是激之用為公罪公得檄即閉戶發籍按得所支數已逾數萬明日詣廖廖方盛氣

以待公徐出數示之因問吏費如此計所造有贏今皆安在顧以上聞廖出不意内愒不能對惶恐踞謝乃已及上西廵駕次榆林士馬溷集蹂躪紛遝人情汹汹而公處之裕如供頓首需取具呼吸間民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事罔不集一時扈從諸璫若諸嬖倖氣焰薰灼自鎮廵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先聲所被既有以讋之而臨事整暇足以坐鎮物情憸人小夫望而知敬一切非分之禮無藝之求消沮殆盡終竟彌縫無少疏脫

同事諸公莫不佩歎以為難雖上亦知之明年己卯四川缺巡撫遂用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蜀去朝廷萬里夷獠襍居負險易動公練兵飭甲隨時䟽捕不少怠縱六番招討楊文林數出兵攻圍城邑虜劉吏民而流民謝文義亦糾僰夷為亂皆以次戡定捷聞璽書褒嘉錫以銀幣時朝多秕政權倖縱横誅求切䠞而蜀尤甚公糾檢緒正首事限列而繩之以法法外科斂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為之肅然庚辰丁繼母憂辛巳

會令上登極以疾乞休不允壬午服闋被命起撫江西適遭逆濠倡亂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飢虛所在寇盜充斥而彭蠡為吳楚交會之後盜出沒其中阻險剽刦而漁舟為之鄉導公調遣官兵團軍捶扼併籍羣漁為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併散於是平傜省斂疏免襍調緡錢揔數十萬而請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省臣分地賑恤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亦比登屬南京諸郡阻飢首輸米七十四萬石銀二十萬

兩以濟而奉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詔嘉奬者再尋被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嶺南吏數政不治兵疲財匱號令墮地土酋玩狎不知稟畏而夷獠誇謾時時竊發公至陳兵大閱料簡鈎摭一時逋蕩以次復伍乃飭廥積謹烽燧繕治干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精采煥發於是諸夷稍稍知懼而邊徼有恃矣歸善劇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為亂公檄守巡發兵捕斬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

全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餘人土官劉名誘執兵官據思恩府以叛即調遣民兵分隸將官授以方畧而躬率守巡諸臣繼之進攻邑梅諸寨摧鋒衝擊大破羣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人名被鎗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懷諼怙恨恃其險遠將為不靖畜聚累年及是數出焼刼州縣事聞下公經畫公會巡按及三司守臣叅審籌畫咸謂此積歲逋誅不問益熾而一方之民不容不拯於是上疏具

陳方畧大率誅首惡而貸脇從兵部覆議從之事下而公已得旨改官矣先是公稽校尺籍得揔兵太監二府脫卒甚侈既勒歸伍而深抑其官屬不令暴横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自幕府關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興讒構欲以罪去公當道者為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厰寔奪之權而置之散地會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咎乞歸得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濬治久弗即功有詔集

廷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錫璽書起公於家即拜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承勛胡世寧皆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而少卿黄綰詹事霍韜各陳便宜並下公省詳公與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參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既知利害所在乃上疏言黄河之患古今則然而中原平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

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二支俱出汴城之東南行由泗經淮入海其一支出汴城之北東行至兖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運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及楊家梁諸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横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

過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今非改鑿新河不可
益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河防不可
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
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詔以春和興役公先命郎
中等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黄河之
衝别濬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
吏之賢有才者以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
程布役時其食作工其勸懲聮絡相維統攝有叙甫四

閱月工完十九日夕吿成而讒言遽興有旨罷役而公去國矣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而戶部尚書郟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葢斯役之罷起於一二同事之人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幾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呼惜哉公為人修正彊執遇事直前不為利害回折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整肅如臨官府而與

賔客談笑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族人孤𦿿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有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粲孫男六人茂勲郡學生茂熙茂廉茂壽茂然孫女一人許適吴治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塟吴縣横山慼慈塢徵明晚辱公游知公為詳及是塟公子以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桓桓盛宗立氏以國孰其徵之曰有成伯有顯者吉在
漢則良曰苞孝章奕世其揚别籍於杭爰有文肅燁其
家聲不忝維穀有展中丞德言則繼於千斯年有行茀
替行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有方政業其章履貞用嚴
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克我循維良我武維揚豈
不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
其轍亹其有馳迺端厥綏或失之毗而名匪虧有展中
丞維吴之淑豈不云亡公其莫贖

盛氏先塋之碑　　王鏊

盛故餘杭聞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徙吳中則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葬黃山自寓翁府君始黃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搤吳山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鬱然青烏家謂其秀當有所屬而盛氏墓在其奚隅寓翁曾孫俌言于鏊曰先墓在吳中者凡九而黃山巋焉獨存水木本源之義在焉何可忘也蓋自元季兵興所謂凡九者多蕪沒而莫尋則無表識故

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益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沒也乎俌用是恩爰用增蒔松栢立享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阡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來裔於無窮使盛之子孫繼繼承承永有徵焉孝敬其無良乎予惟盛氏在吴中占科第登仕籍者絫絫有焉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於朝官於鄉累世而不絶也何其遠哉信其先之積累深且長乎固不獨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或

不可誣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爲著之盖
營域之延袤凡若干畆中爲繚垣垣之正中爲𠈵曾祖
寓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爲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
西爲伯考諱宣伯府君之兆其東爲祖考諱棣府君之
兆又東爲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爲太醫院士諱儼
暨醫學正科諱侃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祖諱忠
二兆遷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穴在垣之外東
西坡下其西南隅爲翰林待詔李先生貞臣之兆先生

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遂以塋焉春秋祔享之具諸世系行歷刻之碑陰

盛應期都憲弘治中進士歷官四川江西巡撫兩廣總督終直隸河道有政績載文徵明墓志墓在吳縣橫山感慈塢其王鏊盛氏先塋碑乃在其黃山祖墓上附載於此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吳公神道碑　羅欽順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壬子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
仕吴公卒於里第之正寢訃聞詔贈太子太保賜謚文
端遣官諭祭者四命禮部員外郎王楠䕶葬事其孫子
孝遂以是年十月壬寅葬公吳縣陽山之原事既畢將
樹碑隧道以余為公知已伻來謁文余實知公雖年老
力衰短於揚厲然於誼不得辭也公諱一鵬字南夫號
白樓世居蘇之長洲山塘里曾祖敬祖琮考行俱隱德
不仕以公貴祖贈南京太常卿祖妣周氏贈淑人考封

翰林編修累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妣司氏繼趙氏俱累贈夫人公天資秀穎年十六七即慕為古文詞成化丙午以郡庠生中鄉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乙卯擢編修預修大明會典大臣有遭讒去位者疏請留之以全國體人知其有匡時之志焉丁父憂服除仍舊職預纂資治通鑑攬要及修玉牒正德丁卯陞侍講尋兼經筵官同修孝宗實録成例當進秩時逆瑾竊柄公與諸同官見之無加禮瑾銜之因矯詔以

擴充政事為名凡與纂修者多改官部屬公去為南京
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明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瑾
即伏誅詔還舊職尋陞南京學士癸酉南京國子缺祭
酒以公補之乙亥陞南京太常卿丁繼母憂去位嘉靖
改元始入為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奉使安陸改題獻皇
帝神主迎致京師事竣有白金文綺之賚以内閣薦兼
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專管誥敕充武宗實録副摠裁
乙酉實録成進禮部尚書賜賚尤腆其年冬乞假展墓

詔給驛以行丙戌還朝時江南亢旱江北大水公具狀以聞請蠲租發廩以濟民艱復請疏導江流以便粮運上嘉納之下其事於户工二部詔舉堪任内閣者僉以公名上爭進者忌之或謂公可無援予公笑謝之曰婺婦老而變節亦可醜也俄被旨出理部事居數月復改掌南銓加太子少保辭加官不允遂行再踰年懇乞休致時年蓋七十矣前此乞休者數四皆被温旨慰留至是始得請重有褒諭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三石歲給輿

夫四名盖異數也公在翰林累與纂修恒極精審三充會試同考官一主順天鄉試所得多知名士每進講義必稽古而音吐洪亮足以發之在南都累年未嘗以留滯為意師範嚴整享祀精潔率於前政有光間值雷變嘗陳修德禳災之道今上初即位進説尤詳要在開悟聖心為宗社生民無窮計也在禮部與尚書汪公協心秉正上欲為獻皇帝建室大内汪公執不可既去而公攝篆乃會議於廷援古證今詞氣侃侃然上意已有主

議竟不合公因自劾求去上亦不聽僉事陳洸冒舊銜入疏假大禮以希寵公劾其無恥干進請罷黜之洸竟得罪而去出自東閣桂文襄方為侍郎遇事時有異同亦不能奪公所守歲貢生就教職者奏乞仍與鄉試公議奏以為可許上從之遂著為令在南銓務持大體品藻人物每留意焉既歸首建崇正書院鄉人子弟來學者無弗受仍割田百畆贍之其傍為真趣園亭館山池清邃幽雅公既有以自適而子孝遠居官次恒思之不

寘既而得請歸養所以曲致公之樂者率在斯園高人韻士往來不絕也然公尤以表章先賢風厲風俗為事嘗言於有司即尹和靖先生三畏齋遺址作三賢書院并祀安定胡公文正范公陸宣公墓在齊門外頗為居民所侵亦復其故蠡口陳孝子興立祠圯率衆修葺并海虞周孝子容祠之故劉丞幹遺愛在民為葺其衣冠之藏而立門署牓以從民志民間耳目為之一新其前後義舉尤多惠利所及蓋不止於親故鄉鄰而已公生

天順庚辰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蓋家居十有四年而卒平素篤於事親居喪有禮於故舊有始終之義與物無競雖間遭排抑處之裕如口未嘗道人過惡而妍媸高下中自了了和厚之氣盎然可挹望之知為吉人君子也為文效歐陽子平正豐潤詩宗盛唐有風骨耐咀嚼字亦清勁原配宣氏繼姚氏薛氏宣姚皆累贈淑人二男子子忠早夭次即子孝勤學善屬文嘗充庶吉士之選既皆中罷循次外補以南京吏部主事

歸養於家四女子皆有歸孫男五人尚朴廕國子生尚
儉郡庠生尚默尚遜尚潔女五人其行狀甚詳乃公里
姻光禄卿王君履約所述碑蓋不能盡載也銘曰
仰止蘇山其高曷稱魁傑嗣興于斯為盛文定文端矧
惟同性厚德清文前輝後映官高望著彼此一時或安
於近同志相維或睽而遠誰實間之密雲不雨有識嗟
咨允懿文端輪轅信美載北載南徐驅直指歸以義榮
優游故里亦既有年而又有子寛樂令終實多受祉惟

皇念舊邸典加隆續之生氣慰及臣工穹碑在望有歸其封我銘曷以惟德之恭貽孫有裕流聞無窮

吴一鵬尚書墓在陽山吏部尚書泰和羅公欽順為撰神道碑

明禮曹郎楊君自撰生壙碑　楊循吉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大海十舍許蓋宇内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飡於世八十有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廬右有丘焉我

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為文
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於望弘農郡周
宣王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
著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于國朝三内閣文貞敏定
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擾來居吴城
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策名霸府戰死妣陶守節婺
居洪武中選為内庭姥姥供執事末年放歸令先塋首
穴配葬衣冠者是已陶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

填實京師供億有年仲氏商閩尤富屢屋跨里叔亦眉壽從居同稱淑士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於正統間官至三品楊業儁自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憲祖御天成化甲辰科幸叨黄牓擢拜儀曹為京官末職幞簡青袍入參朔望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孝廟時五王冊封備員執事獲從堂官拜華盖殿得覲龍顔事竣賜宴直房

并賞羅綺福薄命蹇痞癖内攻日食米止三合恐曠職
致尤上奏乞换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次年貤封
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無報劬勞之萬一矣自
惟受官無補已未歲清寧宮災下詔求直言不揣應詔
上疏復請建文君尊號以禮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衷欲允大宗伯以事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
收入太史氏未知然不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
一向守黙性偶好書結廬天峰院折松枝為籌課麟範

經稍通章句傍涉子史百家又及十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游或為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寢苫先隴傾資修築靡千金既畢大事每歲卒持齋誦經一百日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府三次扈駕凡九易冀英告歸是冬復取如京墓辭赴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業築室支硎山下修葺舊聞名雲峰廣要撿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研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年

皇上龍飛十五年田野閒樂聞盛事時則恭逢九廟肇
興上頌文一篇蒙頒史館薄表葵藿之敬諒無補益也
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
普天而有日精射䄍之祥屢見于室奇哉山農共覩非
敢妄道是年冬自山西還歸故鄉埋頭隱伏終日維與
古聖賢相對輪蹄絕迹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聵目
昏龍鍾强步起拜必俟扶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
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久遨於

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脩尚幼頗賴應門不得肄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谿後城亦足偃卧文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云爾誄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令兹耋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有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予無一克舉彼炫文繡浣衣我處彼富倉箱我乏朝飱静言思之毋乃自

取有官不作身日卑無財可悅親益雖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飢原憲長貧李廣數奇命也柰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嘗虞早萎豈意還存雪鬢霜髭一壽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于天畊犁表樹皆非已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烟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

何具饘乃生變化陰陽互遷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未虔從容自祭靖節為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鐫無非糟粕不喜流傳且夫生也憂死則否遠恥辱平仇讐萬苦千辛一筆都勾以還造物與鴻濛遊錫汝長眠草綠仍秋所以佚我惟此樂耶自古有死聖謨垂休曾啓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仞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未委順至死彌修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靡

酬亦負罔極自同蜉蝣烏乎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得志遭讒履厄人則遐棄夫亦何愆坐不富貴終當舉手永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記過者來觀莫厭辭費

公生天順戊寅十一月五日卒嘉靖丙午七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九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葬吳縣至德鄉碣宇圩之新阡

楊氏修墓記　朱存理

楊氏墓在吳縣十一都雁蕩村其宇圩楊氏先德卿府君由崑山徙郡中入洪武初以富民久居京師歸營塋地僅四畝卒塋焉子其府君孫其府君咸祔嘗有過其地者曰後其有文而顯哉追封承德府君始拓之積券凡四十紙為地通二十畝有奇正德戊辰承德洎劉夫人以高年相繼壽終予禮部主事脩吉喪次中日走墓所經營塋事以舊土稍下高之四尺五寸許躬操量度殫心畢力有司遣人助之役悉謝却厥制前立石坊二

環币垣墻坊前有池臨池有屋池之陽將規以樹植而未遑也明年已酉閏九月望日合葬承德夫婦于斯自公卿大夫而下遠近會葬者千人既葬禮部君益葺治不懈謂前制未稱訪于堪輿家數人厥議弗協頃易隣廬半區倍其值而返其材遂更𥘉之向東有扉逶迤徑自左坊歷祖塋至考妣冢冢前隆阜植檜覆亭明堂中中設香燈几案摘封誥中語扁曰樂善慈惠旁構屋三楹塑高曾祖德卿府君而下三像於左考妣像於右像

之設尊所出著有功也若池之廣袤減昔十之幾樹植加焉撤去池後屋鑿塹三圍環植蒲柳墓之背積土為崇丘旁築金星二其平地壟土處開置田五畒兼供税事別建蓼莪亭以為宗人享餕所規模宏博於制弗越楊氏之墓於是乎大備矣竊怪吳中士大夫家牽於風水之説往往棄祖塋不憚數十里以求山地思為子孫利益亦惑矣夫祖宗之心其為後人計於吾豈異哉獨君不混流俗一意先墓而加治焉且其墓去家半里而

近朝暮謁拜無防樵牧其為利不既多乎君之識見則過人遠矣余受知於君謂不可無述爰為詳書創制歲月以勵其後昆俾毋怠焉

秋厓壙志　朱紈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紈歸藏之地枕先塋趾射瀆獅山尊其前陽山澣墅擁其後都會通津經其左虎丘峙焉紈字子純別號秋厓生於弘治甲寅九月朔時父圭菴府君以景寧教諭遭誣罷歸之二載嫡凡衣

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坐蓐中毒不死三日保紈就邑禁仲兄冠奪哺者信宿賴伯父孟輝伯兄清爭回冠復過太宜人餉賴巾網糊口不死居百有十日弛禁百死之身太宜人以百死全之孩提識趨髫齔經史得於府君諄嚴太宜人左右以底於成内難歲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言者正德庚午入郡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遭府君喪服闋已卯領鄉薦庚辰會舉辛巳對大廷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乞差歸省

天曹懲其初預列外選嘉靖壬午除知景州癸未改開州三年考績進階奉直大夫賜誥命丁亥陞南刑部員外郎司浙江已丑陞郎中改南兵部司職方庚寅改南吏部司考功三年考績進階奉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政司右叅議甲午入賀不承當軸治第之委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實竄之也丙申平溝深諸賊部院上其功賜白金三彩幣三丁酉遭太宜人喪尋陞貴州左叅政不拜服闋辛丑補山東左叅政癸卯陞雲

南按察使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東左布政司時封川奏捷附名薦章賜白金一两午提調鄉試將入覲過家遭人倫之變父子幾不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浙江巡撫兼福建海道提督軍務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禁奸除寇勢利家所深害怨與忌者乘之十月入漳州平同安山寇按閩者信讒追論前任之遺得以功贖平生辱薦二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前

任所轄也十二月拜敕歷閱海防請以重典刑亂賜軍令旗牌八戊申三月至寧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人入城悉受約束四月襲破雙嶼賊巢五月寧波詐傳詔旨教夷作亂以殺巡撫為辭于時駐定海以鎮釁𫎇渡炎海入雙嶼以定不拔之基計賊失其巢往來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六月閩人周亮奏革巡撫既而漳囚逸入於海大擔嶼大步門大江諸警繹騷時疾甚呻吟規畫無敗績九月兵部錄雙嶼之功奏

旌之賜白金一彩幣一十月拜敕改命廵視遂與疾督
兵追賊下温盤南麂諸洋十二月大捷處州礦賊起衢
州告急亦平之時經年建白多見阻撓仕途怨讟盈耳
閩人林懋和倡狡吏覘我之説命下遣還業就約束者
寧波趙文華啗以南京侍郎餌以身後之禍説以市舶
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内外交煽尤力乃連疏請骸骨申
辯蹇蹇己酉自温進駐福寧漳海大捷擒佛郎機名王及
黑白諸番喇噠諸賊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

斬其渠魁安其反側先後以聞浙閩悉定五月得請生還困臥蕭寺屠僑嵝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横專擅衆欲殺之賴聖明在上姑褫職候勘羣非大來竊自嘆一介書生叨冒至此静思稱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均戶役在職方革協守之横在江西定安福均粮之籍剖東鄉安仁割圖之訟在咸茂平畨寨處邊餉在山東奪守涉之議在廣東在贛州平政刮垢而已然未如今日之自慊也人情如此果貴耳邪遂力疾取所集覽餘各

卷刋定之著孤臣孽子之槩作俟命辭曰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治後事囑諸子以登第三十年府君未霑一命之榮不華送死不訃不受弔不祈碑銘配徐氏封宜人子男六貞元郡庠生貞介貞則貞固貞孚貞訓邑庠生女一適盛之繼孫男七篆符簡簽篋篇籙女六家世劬勞載永感録自撰壙誌虛卒葬月日如左

此誌甫就不意竟卒卒之日乃己酉冬十二月十六日辛亥也姪男貞元等遵遺命不敢久停遂以明年庚戌正月癸酉日塟兄紹技淚署尾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三